

## 湖南唱本彭玉麟私訪傳說探究

張繼光\*

### 摘要

彭玉麟（1816-1890）是晚清一位戰功彪炳的湘軍統帥，其治軍、整吏極嚴，深受朝廷倚重。喜微服私訪民間，鋤強抑暴為民平冤，故聲名遠播，事蹟在當時被編為唱本廣為流傳。本文探查的是其至今已近失傳的湖南所刊私訪唱本，不但探討了內容情節，也分析了彭玉麟在唱本中的形象，發現其內容頗能反映晚清特殊政治及社會境況，而其形象雖多為負面，但此類負面形象與事實應有差距，本文並嘗試探討其原因，冀能進一步瞭解唱本內涵之形成特質，以供相關研究者參考。

關鍵詞：唱本、彭玉麟、私訪、哥老會、湘軍

---

\*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ibrettos from Hunan: The Tale of Peng Yu-lin's Incognito Travel**

Chang Chi-Ku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vidence University

## **Abstract**

Peng Yu-lin(彭玉麟) (1816-1890) was a meritorious marshal of Hunan army (湘軍)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ran the troops strictly and the emperor relied heavily on him. In Fact, he was famous for loving to travel Incognito and often rooting out the strong and giving people peace. The good deeds had even been adopted into librettos and became very popular. This research explored and examined those nearly lost librettos not only by its content, but also the images of Peng Yu-lin. The results can reflect the very uniqu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 images of Peng Yu-lin were mostly negative and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truth. Therefore, the investigation attempts to uncover the virtue form of these libretto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sults and references for future study.

**Keywords: Librettos, Peng Yu-lin, Incognito travel, Gelaohui, Hunan army**

# 湖南唱本彭玉麟私訪傳說探究\*

張繼光

## 一、前言

彭玉麟（1816-1890），字雪琴，諡剛直，湖南衡陽人，是晚清一位文武雙全的儒將，與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被並稱為晚清（或同治）中興四大名臣。<sup>1</sup>他跟從曾國藩創辦湘軍水師，並統領水師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及中法戰爭等戰役中，都立下彪炳戰功，清廷曾多次封他高官厚爵，他都堅辭不就。其治軍極重紀律，也甚憎貪婪枉法之官，故清廷專為他設置一欽差大臣身份的長江水師巡閱使職務，讓他每年巡閱長江五省水師，整肅沿線軍紀吏治。<sup>2</sup>

其巡閱之成效斐然，如朱孔彰《咸豐以來功臣別傳》卷 7「彭剛直公別傳」條云：

……命每年巡閱長江專摺奏事，公奏定巡閱章程：一歲自上游本籍衡州出巡，至江浙度歲；一歲自下游江浙出巡，至衡州度歲……常輕舟小牒，往來倏忽。不獨將佐畏之如神，即地方有司亦望風震懾，民間諸不軌之徒作姦犯科愆不畏法者，輒相驚曰：「彭宮保來」，駭瞿奔觸，伏不敢出。<sup>3</sup>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NSC 102-2410-H-126-022-MY3 成果之一，謹此致謝。

<sup>1</sup> 瘦竹居士：〈梅花詩——梅花帳：彭玉麟藝事〉，《現象》2：3（1937），頁 30。云：「彭玉麟知勇剛直，碩學勤求，不特為有清一代名將，並且文武全材。」羅宏曾：《從政史鑒》（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頁 702。云：「彭玉麟（1816-1890）字雪琴，湖南衡陽人……曾與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并稱為『同治中興』的四大名臣。」又如石慶華：《稅林廣記》（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11），頁 299。亦云：「胡林翼和彭玉麟都是湘軍重要首領，與曾國藩、左宗棠并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

<sup>2</sup> 參趙爾巽等：《清史稿》3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410，列傳 197，「彭玉麟」，頁 11995-12002。馬龍：〈彭玉麟四次辭官〉，《衡陽文史》14（1996），頁 313-314。

<sup>3</sup> 清·朱孔彰：《咸豐以來功臣別傳》，收入周駿富：《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 7

俞樾所撰〈彭剛直公神道碑文〉云：

公自奉命巡江，經十九年以經歷，萬里勞擾……長江官民皆整肅充足，無游惰飢困之敝，行舟千里如庭戶，直省城鎮劫奪時，有江湖荒僻渚澱，數十年無寇盜，而公威望亦益隆……公之所至，老幼瞻迎，長江聞其名字肅然相戒，牧令輯其隸役曰：「彭宮保至矣！」非獨威聲使然，所行事深感民心……<sup>4</sup>

由「將佐畏之如神」、「有司亦望風震懾」、「民間諸不軌之徒……伏不敢出」、「數十年無寇盜」等語可知，當時亂世之際，彭玉麟的巡閱，對社會的安定發揮了極大功效。1934年《申報月刊》中銖庵〈柁廬所聞錄：彭玉麟佚事〉一文即云：

當光緒初年彭玉麟巡視長江水師，鋤強抑暴，威聲遠播，閭巷婦孺傳道，數十年不衰。<sup>5</sup>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彭玉麟」條亦云：

巡閱長江日，布衣草履人莫能識，故所至得除強暴，誅悍卒，江鄂里巷間，編為歌謠，稱「彭打鐵」。<sup>6</sup>

可見由於彭玉麟之私訪巡閱已深感民心，故其事蹟在民間廣為流傳，不但「閭巷婦孺傳道」帶入傳奇色彩，甚至已被「編為歌謠」廣泛傳唱。<sup>7</sup>

這些演唱彭玉麟巡閱私訪的歌謠唱本到民初仍很盛行，民國16年（1927）廣州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民俗學會蒐集了90種湖南唱本，其中就有六種彭玉麟私訪的唱本，民國18年（1929）姚逸之撰《湖南唱本提要》，就為《私訪蘇州》、《私訪廣東》、《私訪蓮花廳》、《私訪湖北》、《私訪南京》、《私訪九龍山》六種唱本寫了提

下，頁049-158。此記載亦見俞樾所撰「彭剛直公神道碑文」，見清·繆荃孫：《續碑傳集》，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3編9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卷14，頁5。

<sup>4</sup> 清·繆荃孫：《續碑傳集》，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3編99輯，頁17-20。

<sup>5</sup> 銖庵：〈柁廬所聞錄：彭玉麟佚事〉，《申報月刊》3：12（1934），頁86。

<sup>6</sup>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292。

<sup>7</sup> 清·彭玉麟：《彭玉麟集》第1冊（長沙：岳麓書社，2008），前言，頁1。云：「在晚清湘軍將帥中，這恐怕是一位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了。」

要。<sup>8</sup>但民國 26 年（1937）抗日戰爭爆發，中山大學民俗學會解散，此批唱本下落不明。<sup>9</sup>在民國 21 年（1932）劉復、李家瑞編《中國俗曲總目稿》所收六千多種俗曲裡，既未收湖南唱本，也無彭玉麟私訪的唱本，可見這類唱本在當時已極少流傳。<sup>10</sup>民國 54 年（1965）李少陵所撰《彭玉麟》一書即云：

彭玉麟私訪江南，在民國初年仍然是一種流傳最廣的小傳書，與包公案同樣為一般老百姓最歡迎的讀物，可是現在找不到了。<sup>11</sup>

此記載不但印證了彭玉麟私訪唱本在民初的盛行，也說明了此類唱本早已不再流傳。

民國 83 年（1994）筆者在北京琉璃廠購得一批唱本，總數約 350 種，內有 150 種為湖南唱本，筆者曾發表〈一百五十種湖南唱本書錄〉一文以記其略<sup>12</sup>，其中就發現也包含了《湖南唱本提要》所載《私訪蘇州》、《私訪廣東》、《私訪蓮花廳》、《私訪湖北》、《私訪南京》、《私訪九龍山》六種彭玉麟私訪唱本，由於此類唱本早已不再流傳，故極為珍貴。<sup>13</sup>這批唱本所唱述的彭玉麟民間傳說，其內容情節為何？所顯示彭玉麟民間形象，與正史及相關文獻所載是否相同？……等等，都是頗值吾人深入探究的課題。

<sup>8</sup> 王文寶：《弘揚祖國的民俗文化》（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0），頁 128。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1929），顧頡剛序及頁 72、81、105、112、116、118。

<sup>9</sup> 謝玉芳：《國立中山大學人類學部收藏湖南唱本的發現與提要》（廣州：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08），頁 5。按：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所藏唱本，至 2005 年復被發現，目前藏於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

<sup>10</sup> 劉復、李家瑞：《中國俗曲總目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sup>11</sup> 李少陵：《彭玉麟》（高雄：大業書店，1965），頁 166。

<sup>12</sup> 張繼光：〈一百五十種湖南唱本書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8：2（1998.6），頁 111-142。

<sup>13</sup> 目前所知存有此六種彭玉麟唱本的除筆者所藏外，僅見於 2005 年廣州中山大學清點藏書時發現的民國 16 年（1927）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所蒐唱本，其中包括此六種彭玉麟唱本，經取與筆者所藏比對，雖刊刻處所有別，但版式內容大致相同，應為同版之翻刻本。此外，湖南圖書館編：《湖南古舊地方文獻書目》（長沙：嶽麓書社，2012），頁 695。「民間文學」類中亦有收錄，但只存目錄未見實書。本文所引此批珍稀唱本原典，皆無出版資訊，下文皆同。

## 二、內容情節

此六種彭玉麟私訪唱本皆為木刻本，其刊刻時間約在清末民初之間。其中《私訪廣東》、《彭大人私訪湖北》、《彭大人私訪蘇州》、《私訪九龍山》四種皆註明為湖南長沙楊文星堂刊本<sup>14</sup>；《彭大人私訪蓮花廳》雖未註明為楊文星堂，但有「長沙小西門外上首湘鄉碼頭□□堂發客」字樣<sup>15</sup>，明顯也是湖南長沙出版之唱本；《彭大人私訪南京》雖無出版註記，但版刻大致雷同於其他湖南唱本，廣州中山大學所藏就註明「星沙小西門外河，文元堂」<sup>16</sup>，版式內容大致與此相同，可見此應也是湖南出版之唱本。

### （一）、情節概述

此六唱本依其私訪內容所呈現之任務性質，大致可分「為民平冤」、「整飭風紀」及「勸降盜賊」三類。

#### 1、為民平冤類

此類唱本情節主要在替受害百姓申冤，計有以下兩種：

##### （1）、《彭大人私訪蓮花廳》

敘彭玉麟至江西蓮花廳私訪，在一位朱老夫人新墳前，冤魂賓文秀為申冤顯靈颺陰風，彭認為必有冤屈而展開調查。初以為是假墳，召來朱老夫人之子朱美及朱迎兩兄弟，此二人位居高官。彭欲開棺驗屍，朱氏兄弟不肯，彭強欲開棺，最後兩邊具結，如開棺後驗有冤屈，朱將全家問斬，如開棺驗無傷痕，彭願把人頭下在蓮花廳。開棺結果並無傷痕。彭欲言和，但朱家兄弟上告朝廷，同治帝震怒欲斬彭，因彭頸上有皇后玉鎖而得免。帝限彭百日內把案辦清，否則嚴懲。百日將屆之前一

<sup>14</sup> 佚名：《私訪廣東》（清末民初間湖南中湘楊文星堂木刻本）。佚名：《彭大人私訪湖北》（清末民初間湖南中湘楊文星堂木刻本）。佚名：《彭大人私訪蘇州》（清末民初間湖南中湘楊文星堂木刻本）。佚名：《私訪九龍山》（清末民初間湖南中湘楊文星堂木刻本）。

<sup>15</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蓮花廳》（清末民初間湖南長沙□□堂木刻本）。

<sup>16</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南京》（清末民初間湖南星沙小西門外文元堂刻本）。

日，彭得土地之助投宿於伽藍廟，由朱家工人張松林口中得知該案乃修墳之七位石匠，因劫財而殺害賓文秀，屍體即埋於朱老太太新墳之下，此案也就此偵破。七位石匠皆被問斬或處剮刑；朱家兄弟及蓮花廳長官皆削職為民；張松林姪兒也因此被封為江西協台。<sup>17</sup>

## (2)、《彭大人私訪蘇州》

敘同治 8 年（1869）彭玉麟乘官船至蘇州私訪，半夜有冤魂王桂英來訪，泣訴其父母雙亡後，為葬母乃賣身當皋台二夫人，因撞破大夫人楊氏與王一姦情而被釘死，請彭代平冤。彭私訪酒店，遇堂倌馮友桂，經過「膽量」<sup>18</sup>測試，認為馮友桂足堪提拔，也知酒店老闆蔡興是好人。馮友桂告知北門有家住宿黑店，彭玉麟以玉器客身份前往，路遇吃糧人馬三保，乃邀其一起投店。半夜店主三兄弟先殺馬，再欲殺彭時被城隍土地嚇退。天亮店主栽贓彭殺人，將之綁送衙門。衙門藩台大人與黑店勾結，逕指彭殺人，彭假認罪被打入水牢，城隍託夢要守水牢之女子周玉英相救。周玉英助彭脫逃，並向其述說遭遇，得知亦為該黑店所害。彭回船後叫扯旗放炮鳴鑼，驚動蘇州眾官員來接，彭玉麟只留藩台及皋台兩人，要藩台帶所抓老年人（即彭）來，藩台無法交差就綁了守水牢周玉英來見。彭要皋台夫人楊氏上船飲酒，楊氏由姦夫王一陪同來船，皆被彭下令拿下。彭派人抓黑店三兄弟，並搜出所埋馬三保屍身。彭也派人起出王桂英屍身，下令釘死楊氏。王一、皋台、藩台皆被斬；黑店三兄弟被處剮刑。彭玉麟要知縣安葬王桂英並替其超度，酒店老闆蔡興、堂倌馮友桂皆受封官職，彭玉麟並將周玉英配予馮友桂。<sup>19</sup>

## 2、整飭風紀類

此類唱本情節主要在整飭軍紀、吏治及斬除地方惡霸、權貴等，計有以下三種：

<sup>17</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蓮花廳》（清末民初間湖南長沙□□堂木刻本）。按：廣州中山大學藏有「長沙小西門外上首湘鄉碼頭，左三元堂」版，版式內容大致與此相同。按：為便論述，以下簡稱《私訪蓮花廳》。

<sup>18</sup> 由情節知彭玉麟之所謂「有膽量」應相當於「有擔當」。

<sup>19</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蘇州》（清末民初間湖南中湘楊文星堂木刻本）。按：廣州中山大學藏有「長沙小西門外上河街，左三元堂」版，版式內容大致與此相同。按：為便論述，以下簡稱《私訪蘇州》。

## (1)、《彭大人私訪湖北》

敘同治 5 年（1866）彭玉麟乘官船至湖北漢陽私訪，先在城隍廟被當地痞子陳東亮所辱。後在涼亭中遇年輕賣糖人嚴玉春，彭買下整籃糖，為測試嚴玉春有否膽量，假稱未帶錢，嚴玉春請其明天再還就行。彭脫下布馬掛，要嚴玉春到三和當舖去典當，當舖先生張興知此馬掛扣子值錢，起了貪念偷以假扣對調。彭來到漢陽碼頭暗訪洋煙船，遇賣洋煙女子張三嫂，被敲八百銅錢並被其謾罵。第二日，嚴玉春到三和當舖贖當，彭發現馬掛之扣子已被調換，命其到當舖要回扣子，當舖不理，將之打出門。此時有一水師營提台馬天爵，官船亦停漢陽碼頭，命各船妓前來供其散心。有位被賣為船妓之女子黃日英，老鴇王媽媽逼其梳妝前往，因不從被痛打啼哭，正值彭玉麟扮相命先生坐划子<sup>20</sup>經過，得知內情，乃私下收為義女。黃女赴會後被馬天爵看上欲娶為二夫人，黃日英大罵不從，被綁關入船倉。彭玉麟扮為駕船人潛入馬天爵船倉被察覺，現出原身份，眾皆驚惶跪接。最後馬天爵、張三嫂、王媽媽、張興等人皆問斬，陳東亮則被處副刑；黃日英被許配予嚴玉春，嚴玉春則被封為水陸提台。<sup>21</sup>

## (2)、《私訪廣東》

敘彭玉麟乘官船至廣州附近老石灣私訪，遇女子沈蘭英，知其乃官家之女，其父於任滿歸家途中為強盜馬三洪所殺，強盜並逼蘭英與之成親。彭乃收蘭英為乾女。強盜馬三洪尚有結拜兄弟黃成龍、范云、白地炮三人，黃成龍為廣東千總，范云家財萬貫開有酒樓萬花樓。彭至萬花樓，與跑堂師傅發生爭執，獲張洪、羅進兩人解圍。此時亦有吳三保及吳鳳英兩兄妹至酒樓，范云貪鳳英美色，叫堂倌搶人，驚動彭玉麟等三人，乃救吳三保及吳鳳英上三樓，得知兩兄妹之父吳成乃彭結拜兄弟，彭要此兩兄妹立即離去。此時范云找來千總黃成龍所派救兵及白地炮，將樓圍住。當危急之際，經觀音大士相助，找來武藝高強之賣武人陳祥及馬道，打死白地炮殺

<sup>20</sup> 所謂「划子」即小船。清代評話家石玉崑：《包公奇傳》（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53 回，頁 575。云「……此船乃是捕魚的小船，俗名『划子』。」

<sup>21</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湖北》（清末民初間湖南中湘楊文星堂木刻本）。按：廣州中山大學藏有「中湘十摠正街，簫同華堂」版及「星沙小西門外上河街，左三元堂」版，版式內容皆大致與此相同。按：為便論述，以下簡稱《私訪湖北》。



出重圍。回船後，馬三洪、范云、黃成龍三人皆拘來問斬；彭並命張洪為千總，將吳鳳英配予為妻；羅進接收范云家財；沈蘭英則媒配吳三保；彭並上奏朝廷，吳三保、陳祥、馬道皆有封賞。<sup>22</sup>

### (3)、《彭大人私訪南京》

敘彭玉麟乘官船至南京私訪，由來自湖南的月花樓酒店店主劉東山口中，得知安徽人三江總督李大人貼出「十不准」公告，限三天三夜內所有湖南人要離開南京，如不離開將殺盡湖南人，同時也將燒掉湖南會館。彭回官船後命扯旗、放炮、鳴鑼，驚動南京文武官員前來迎接。彭只傳見三江總督李大人，責問其為何迫害湖南人？李大人求其饒恕。彭原欲將之問斬，但思及李大人有二子一女在朝廷，怕其因此造反。故假稱公告乃李大人外姪張青及姪兒李雲兩人所發，而將兩人處斬。彭並命李大人恢復在南京當官的湖南人官職及在湖南會館前修造八角亭，還要其上奏皇上將湖南做官人都加升三級。同時彭自己也將情況上奏朝廷，同治帝得知後極為震怒，派也是湖南籍的劉大人前往取代李大人官職。劉大人到任後，彭要其也依法泡製，出告示驅趕所有在南京的安徽人。彭並提拔月花樓酒店店主劉東山為管帶水師營。回朝後，彭被皇上封為太子太保，李大人則被革職，並發到外國充軍三年。<sup>23</sup>

## 3、勸降盜匪類

此情節之唱本主要在勸降盜匪，只見《私訪九龍山》唱本一種。

### (1)、《私訪九龍山》

敘彭玉麟於光緒年間乘官船至山東，欲私訪九龍山上強盜山寨。在山下探知山寨極大，強盜人數有數萬，由兩位大王統領，還有一位張師爺能算八卦未卜先知。此時山上張師爺已算得彭玉麟將來私訪，知其為清朝忠臣，如殺了他會被天下英雄取笑其卦不靈，因此決意不殺彭，而要嚇以山寨威風，讓彭回去後不敢再來，也不敢在朝當官。張師爺擺出酒、色、財、氣四陣仗歡迎彭，每一陣仗都強過朝廷十分。

<sup>22</sup> 佚名：《私訪廣東》（清末民初間楊文星堂木刻本）。按：廣州中山大學藏有「太平街，文珍堂」版，版式內容大致與此相同。

<sup>23</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南京》（清末民初間湖南木刻本）。按：廣州中山大學藏有「星沙小西門外河，文元堂」版，版式內容大致與此相同。按：為便論述，以下簡稱《私訪南京》。

彭到山寨後，原欲勸降山寨強盜，看到此等盛大陣仗，又看到九龍山風水，也覺得朝廷江山將不保。最後山寨強盜以盛大陣仗送彭下山。回到朝廷後，彭即向光緒帝請求告老還鄉。<sup>24</sup>

## (二)、情節探討

此三類中，前兩類情節都在唱頌彭玉麟透過微服私訪，為民平冤或鋤暴整飭風紀的事蹟，但其中《私訪南京》卻有不同，其雖也在整飭官治，但就內容而言卻帶有強烈省籍情結的特殊性。第三類的《私訪九龍山》則更為特別，不但私訪目的完全與為民平冤或整飭風紀無關，且情節內容及結局也都有頗值探查之處，故以下針對此兩唱本的特殊性，分別試作探討。

### 1、《私訪南京》

此唱本情節的產生因由，主要在掌管南京的三江總督李大人，他是安徽人，因痛恨湖南人，故貼出「十不准」的告示來驅趕在南京的湖南人：

一不准(准)湖兰(南)人，兰(南)京城把官做。二不准(准)湖兰(南)人，兰(南)京來管民。三不准(准)湖兰(南)人，兰(南)京把兵代(帶)。四不准(准)湖兰(南)人，兰(南)京做衙門。五不准(准)湖兰(南)人，兰(南)京來當軍。六不准(准)湖兰(南)人，兰(南)京做買賣。七不准(准)湖兰(南)人，兰(南)京把田耕。八不准(准)湖兰(南)人，兰(南)京收租來管業。九不准(准)湖兰(南)人，講情(親)戚與朋友。十不准(准)湖兰(南)人，河下把船灣在碼頭(頭)上。本督告示來出了，不准(准)湖兰(南)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大小小，一個一個三天三晚要走盡，不許兰(南)京來打同，乾乾盡盡(淨淨)去兰(南)京。若是三天三晚不走盡，本督親自來巡街，見一個湖兰(南)人殺一個，見二個殺一雙。若有親戚朋友將他來流(留)住，全家大小問斬刑。莫說本督不容情，只等五月十五晚，要將湖兰(南)會館，一火燒得一塊坪，本督才得

<sup>24</sup> 佚名：《私訪九龍山》（清末民初間湖南中湘楊文星堂木刻本）。按：廣州中山大學藏有「星沙，□□堂」版，版式內容大致與此相同。

來甘心。<sup>25</sup>

彭玉麟身為湖南人，於私訪時獲知此事，隨即展開反擊，最後殺了李姓總督的外姪及姪兒，並革其官職，發到外國充軍，同時上奏皇上重修湖南會館，並「將湖蘭（南）做官之人，每名加升三級」。<sup>26</sup>此外，還展開極端的報復行動，要新任總督也出告示，反過來驅趕在南京的安徽人。在唱本之末亦云：

萬歲聖旨來傳令，永不準（准）別省人，到蘭（南）京做總督，只準（准）湖蘭（南）人方可行。……那一個大膽的敢來欺我湖蘭（南）人，莫說蘭（南）京威風大，一十八省永傳名。<sup>27</sup>

此唱本強烈的呈現了湖南與安徽間的省籍互鬥。考之史實，當時湘、淮兩軍彼此互爭，湖南湘軍以左宗棠為首，安徽淮軍則以李鴻章為首，彼此明爭暗鬥。<sup>28</sup>李恩涵〈剿捻期間湘淮軍間的合作與衝突〉一文即云：

左宗棠與李鴻章……兩人早在同治六年（一八六三）時即已發生磨擦……左對李之把持淮軍；據為己有，故意使湘、淮軍各分彼此，也極為不滿，認「湘、淮軍各有長短」，「少荃得淮軍之心，而湘人不甚附之」……左、李兩人的個人衝突，背後實際即代表著湘、淮兩軍既衝突又協調、明爭暗鬥的一種很複雜的關係。<sup>29</sup>

清末徐宗亮的《歸廬譚往錄》亦云：

類聚群分，蓋有莫之為而為之者，在軍尤甚……湘、淮則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誼，而自捻逆猖獗時，曾文正公督師北勦，湘軍已大半遣散，全倚淮軍為用。淮軍既富而驕……此之聲威彌著，彼之嫌隙益深，履霜堅冰，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sup>30</sup>

<sup>25</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南京》，頁 4-5。

<sup>26</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南京》，頁 16。

<sup>27</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南京》，頁 19。

<sup>28</sup> 李恩涵：〈同治、光緒年間（1870-1885）湘、淮軍間的衝突與合作〉，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中國史學論文選集》第 5 輯（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4），頁 737-753。

<sup>29</sup> 李恩涵：〈剿捻期間湘淮軍間的合作與衝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1979.10），頁 124。

<sup>30</sup> 清·徐宗亮：《歸廬譚往錄》，收入張汝杰、楊俊明：《清代野史》第 4 輯（成都：巴蜀書社，1987），

彭玉麟為湘軍將領，與淮軍自然不和，甚至私下與李鴻章也有嫌隙，如劉體智《異辭錄》載云：

李文忠時在文正幕，輒不相下。曾軍湘人為多，值彭剛直來謁，譏評之中，忽涉皖籍人士。剛直尊人久任合肥青陽司巡檢，文忠反唇相稽。剛直遂用老拳，文忠亦施毒手，二公互毆，相扭撲地。座客兩解之，乃已。文忠與文襄、剛直，始終不協。<sup>31</sup>

這些記載不但說明了李文忠（即李鴻章）與彭玉麟「始終不協」，也可見當時湘軍與淮軍間的彼此相敵情結。

《私訪南京》唱本來自民間，其情節內容雖不一定曾真正發生，但卻具體反映了當時湘、淮兩軍派系間的激烈鬥爭情況。其中的三江總督李大人，雖未具名，但明顯即在影射李鴻章。民國 18 年（1929）出版《湖南唱本提要》收錄此唱本提要，編者姚逸之即註云：

這本書中的事實，很值得注意，而這事在正史上也不能察得，不知真假？書中的李大人，無名而其籍貫又係安徽，這自然是李鴻章了。當時軍人有皖湘二系，都有很大的勢力；因為權力意見的不合，難免不有衝突。一般人又喜用意氣，結果使皖湘兩省的人民，互相仇視，這事在咸同年間，一定是有的，所以彭大人私訪一書產生。這書中事實，自然不確，然當時皖湘二系軍人之不相容，是斷無疑意的了。<sup>32</sup>

在當時湘、皖不和之氛圍下，《私訪南京》唱本的產生，積極反映了湖南人對安徽人的憤怒，可推知唱本作者應為湖南人，其目的即在藉此發洩對皖人之不滿情緒，但也因此為當時的湘、皖之爭留下歷史的見證。

## 2、《私訪九龍山》

此唱本之情節內容與其他五種唱本存在著顯著差異，其特色如下：

---

頁 230。

<sup>31</sup> 劉體智：《異辭錄》，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18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卷 1，頁 44。

<sup>32</sup> 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頁 116。

### (1)、私訪目的不同

其餘五種唱本私訪的目的都在整飭風紀及為民平冤，但《私訪九龍山》則完全不同，目的是在勸降盜匪。

### (2)、盛誇強盜氣勢

在私訪過程中，不但強調了強盜軍師未卜先知的能力，也不斷盛讚九龍山盜賊的威風氣勢。例如彭玉麟尚未到達，軍師就早已算定他會前來，並派人在山門迎接。又如軍師下令擺出下列陣仗顯其威風：

大人來在忠義堂，一庄一庄擺得清。擺得精至（緻）大人看，果言（然）堂上多熱鬧，酒席擺得有八百棹。美貌姑娘數有零，要比中華強十分。東西兩邊來觀看，金銀財寶數不清。錢財寶塔起得好，勝過大朝賽外洋。大人當時來觀看，又只見幾多英雄，五道之術多得緊，大朝沒有一能人。看來這樣人希（稀）少，英雄出在少年邊。金銀財廣堆似嶺，中堂好比金鑾殿，勝似天子坐北京。<sup>33</sup>

此種陣仗之目的，就是要「把他嚇得下山林，管叫他回家不轉，不願在朝，不做官」。<sup>34</sup>此策略果然奏效，彭玉麟不但嚇得不敢勸降，甚至驚懾於強盜氣勢，回朝後就以「年邁難以奉君」為由告老還鄉，此次私訪任務完全失敗。

### (3)、預測清廷將亡

在山寨宴會時，兩位山大王放話「要搶江山一掃手，做個皇王掌乾坤」，卜算極靈的張師爺也附和云「山人八卦算得準，到後來必定還是你家管乾坤，一代一代不差分」，同時並指九龍山對面金魚山上的石人、石馬風水，斷定「只算石人、石馬走得路，江山必定歸我九龍山」。連彭玉麟看了後都覺得「修（休）看石人並馬，好比活的一般同。忙的江山不長久，恐怕萬歲管不成。」<sup>35</sup>這一段情節以風水之說預測了清廷氣數之將盡。

由以上分析可知，此唱本極為特別，其情節與其他唱本迥然有別，不但不是在

<sup>33</sup> 佚名：《私訪九龍山》，頁 12-13。

<sup>34</sup> 佚名：《私訪九龍山》，頁 6。

<sup>35</sup> 以上見佚名：《私訪九龍山》，頁 11、12、14。

歌頌，還反過來醜化了彭玉麟，也譏諷了清廷，同時更大膽的以風水之說提出清朝將亡的預言。在清末之際，為何會有如此異類的唱本出現？經筆者進一步查考，發現疑與哥老會組織有關。

哥老會是興起於晚清的民間秘密結社組織，早期學者以為其源自鄭成功反清復明的組織天地會，近來學者則多認為應出自四川嘯嚕會之變。<sup>36</sup>其與彭玉麟《私訪九龍山》唱本之關聯，可由以下三方面試作探查：

#### (A)、哥老會成員多湘軍

彭玉麟不但為湘人，更是湘軍統領，在湘軍中有極高威望。而哥老會之成員幾乎全是湘軍，陶成章〈教會源流考〉一文即認為哥老會：

起義於金田，其一時將帥，無一非洪門之兄弟，如林鳳翔、石達開、楊秀清、馮雲山等是。既得南京，湖南之人不識其故，以為妖異。於是曾國藩、左宗棠等，遂練湘勇以反抗之。天國命運日促李秀成、李世賢等知大仇未復，而大勢已去，甚為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後必見重於滿政府，日後能左右中國之勢力者，必為湘勇無疑。於是乃隱遣福建、江西之洪門兄弟，投降於湘軍，以引導之。復又避去三點、三合之名稱，因會黨首領有老大哥之別號，故遂易名曰哥老會，於是湘營中哥老會之勢大盛。且凡湘軍所到之處，無不有哥老會之傳佈也。<sup>37</sup>

吳善中《晚清哥老會研究》亦云：

湘軍與哥老會有著密切的存在與發展的關係：第一、哥老會原先僻處西南一隅，傳入湘軍後，由於生存環境、組織發展等方面的適應性，哥老會勢力在湘軍內部得以充分發展與擴張；第二、隨著湘軍的輾轉征戰和戰後遣散，哥老會在長江流域蔓延開來，迅速地擴及於全國大多數省份，並最終成為凌駕於其他教門和會黨之上的最大秘密結社。<sup>38</sup>

可見哥老會和湘軍關係極為密切，是依附著湘軍成長和傳播漫延的組織，其成員也

<sup>36</sup> 吳善中：《晚清哥老會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頁1-4。

<sup>37</sup> 陶成章：〈教會源流考〉，《近代秘密社會史料》，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卷2「附錄」，頁5。

<sup>38</sup> 吳善中：《晚清哥老會研究》，頁73。

幾乎都是湘軍，這和彭玉麟的背景密切相符。在《私訪九龍山》唱本中，雖因情節主要在宣揚九龍山盜賊威風，並非在歌頌彭玉麟事蹟，故造成彭玉麟怯懦的負面形象，但在情節中卻還處處可見其對彭玉麟的敬重，如：唱本中出現「好個清官彭大人」、「你看清官彭大人」、「他是忠臣為官職，清朝可算一忠臣」等語；及情節中由盜賊擺香案以禮迎接<sup>39</sup>、盛宴招待及以「卅六名上將，七十二條好汗（漢），三萬六千嘍囉，大擺對（隊）伍，送八十里路呈（程）」<sup>40</sup>的盛大陣仗送其下山等，都可看出該批盜賊對彭玉麟保有高度的敬重，此也疑和哥老會成員多為湘軍，而彭玉麟即為統領湘軍之主帥有關。

### （B）、哥老會山堂有九龍山

《私訪九龍山》唱本所講述的私訪的地點是「九龍山」，所講的盜賊也是九龍山上盜賊。而哥老會有許多「山堂」，尹恩子〈清代哥老會山堂考——山堂組織的發展與等級結構的變遷〉一文云：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哥老會山堂遍及全國各省。一個山堂意味著一個獨立的哥老會組織。哥老會以山堂為基礎在各地發展組織，形成廣大的人際網路……哥老會在成立組織的同時即指定山名、堂名，于是有了「開山立堂」之名。「山堂」是識別某一種秘密會黨是否屬於哥老會的最簡單方式。<sup>41</sup>

在各山堂中，「九龍山」是其中極常見的，如在《晚清哥老會研究》一書所製「光緒早、中期（元年至 25 年）清政府破獲長江中下游哥老會案件一覽表」裡，就有光緒 9 年（1883）在湖南平江；光緒 18 年（1892）在安徽廣德、湖北襄陽、漢川等縣、湖南酃縣；光緒 19 年（1893）在安徽廣德州、來安縣等，這些地方所拿獲的哥老會匪徒都稱來自九龍山。<sup>42</sup>光緒 2 年（1876）發生被稱為「九龍山事件」的妖術剪辮

<sup>39</sup> 哥老會為洪門支派，在洪門暗語中，遇外地同黨來取得聯繫時會說「不知你老哥駕到，未曾遠迎，理當三十里路鋪毯，二十里路掛彩，十里路擺茶擔，五里路擺香案，迎接老哥，才是我兄弟道理。」可見擺香案是哥老會迎接的一種禮儀。以上參秦寶琦：《中國洪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頁 671。

<sup>40</sup> 佚名：《私訪九龍山》，頁 16。

<sup>41</sup> 尹恩子：〈清代哥老會山堂考——山堂組織的發展與等級結構的變遷〉，《清史研究》1（2010.2），頁 27-28。

<sup>42</sup> 吳善中：《晚清哥老會研究》，頁 149、153、154。

事件<sup>43</sup>，其匪徒也即來自九龍山。其後「九龍山」山名一直在各地流行，因此「九龍山」也被認為「一直是天地會、哥老會所捏稱的會黨的大本營或指揮中心。」<sup>44</sup>它不是專指某地或某座山，而是哥老會最常見的山堂名稱。《私訪九龍山》唱本所述九龍山雖在山東，山東也有一山名叫九龍山，但卻查無任何該山在清代有關盜賊的記載<sup>45</sup>，可見此「九龍山」所指應非實際山名，極可能即哥老會之山堂。

### (C)、哥老會目的在反清

由唱本《私訪九龍山》情節來看，主要在誇耀九龍山盜賊的盛大威風，唱本中多處出現「要比大朝強十分」、「勝過大朝賽外洋」、「大朝沒有一能人」等用語<sup>46</sup>，以對比的方式明顯在貶抑清廷，另一方面則藉石人、石馬風水之說預言清廷氣數將盡，整個情節充滿了反清意識。而哥老會活動的目的主要就在反清，如前文所述光緒 2 年（1876）發生的「九龍山事件」，當時湖廣總督翁同爵即奏稱：

光緒二年夏秋之交，臣訪聞湖北武漢、黃、德等府所屬地方，有匪徒傳習邪術，剪取人髮、雞毛之事。正飭拿間，接獲兩江、安徽、江西各督撫臣先後咨稱，該省疊獲教會匪犯多名，訊據供認聽從九龍山教匪，與哥老會匪聯為一氣，遣派黨羽分赴各處，以邪術紙人剪取人髮送往九龍山，為練陰兵之用，潛謀起事。<sup>47</sup>

由「為練陰兵之用，潛謀起事」可知，其目的就在反清，後來哥老會也和革命勢力結合，企圖推翻滿清。秦寶琦《中國洪門史》即云：

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通過對浙江哥老會系統的終南會、伏虎會等進行了卓

<sup>43</sup> 當時謠傳一陣旋風吹來一團黑影，風過後辮子即不見，有人於風來時以穢物擊之，竟打落一手持小剪之紙人；有人身上突現黑圈，疑被妖人打印，三日即無疾而亡，有人被怪物壓身，甚至有紙人能幻化人形，淫人妻女或飛空取人首級的。越傳越為離奇，也越傳越廣，造成民眾極度恐慌。以上參上海申報館：《申報》（光緒 2 年 3 月 19 日（1876 年 4 月 13 日）），頁 2「再述剪辮事」條；及上海申報館，《申報》（光緒 2 年 7 月 5 日（1876 年 8 月 23 日）），頁 2「打印妖術」及「妖異疊見」條。

<sup>44</sup> 吳善中：《晚清哥老會研究》，頁 172。

<sup>45</sup> 在清·錢彩所撰《說岳全傳》中有山東九龍山楊再興作亂的情節，但情節為虛構，時代也在宋代。見清·錢彩：《說岳全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sup>46</sup> 佚名：《私訪九龍山》，頁 11-13。

<sup>47</sup> 光緒 2 年 9 月 6 日（1876 年 10 月 18 日）湖廣總督翁同爵「為鄂省拿獲邪術剪髮匪犯」折，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社會項》，微卷檔案案卷號 2726。



有成效的聯絡和引導，使這些洪門會黨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sup>48</sup>

因此哥老會從其活動目標上來看，主要即是在進行反清活動<sup>49</sup>，此與《私訪九龍山》所呈現的情節意涵正相符合。

基於以上考查，《私訪九龍山》唱本之產生，筆者認為應是當時彭玉麟私訪傳說透過唱本及曲藝演出，在民間極受歡迎，故哥老會利用此一主題，一方面大力宣揚壯大哥老會氣勢，一方面透過風水之說散播清廷天命將亡訊息，為哥老會反清目的作宣傳，而彭玉麟一回朝廷就嚇得馬上告老還鄉，更加重了威嚇效果。湖廣總督張之洞曾在奏折中云：

湖南民氣好勝，勇敢性成，自咸豐年軍興以後，湘民釋耒從戎，轉戰各省，湘軍幾徧寰區。迨軍務肅清，紛紛遣撤歸農。從軍既久，習於游惰，又兼家無恆產，遂不肯復安耕鑿，每踵軍營積習，結拜弟兄，謬立山堂名號，刊發票布，偽造歌謠，煽誘愚蒙，肆行強劫，甚至嘯聚思亂，乘間揭竿滋事。<sup>50</sup>

其所云「偽造歌謠」，所指頗有可能即彭玉麟《私訪九龍山》這類利用當時流行說唱主題來虛構情節，以達其政治宣傳目的之唱本。

### 三、形象探討

彭玉麟之生平，除赫赫軍功外，最為人所樂道的是其剛直不畏權貴、鐵腕厲刑及愛護百姓為民平冤的種種事蹟。《清史稿》列傳 197 即載云：

玉麟剛介絕俗，素厭文法，治事輒得法外意。不通權貴，而坦易直亮，無傾軋倨傲之心。歷奉命按重臣疆吏被劾者，於左宗棠、劉坤一、塗宗瀛、張樹聲等，皆主持公道，務存大體，亦不為谿刻。每出巡，偵官吏不法輒劾懲，甚者以軍法斬之然後聞，故所至官吏皆危慄。民有枉，往往盼彭公來。朝廷

<sup>48</sup> 秦寶琦：《中國洪門史》，頁 363。

<sup>49</sup> 吳善中：《晚清哥老會研究》，頁 145。

<sup>50</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光緒朝硃批奏折》（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 42 輯，頁 756。

傾心聽之，不居位而京察屢加褒敘，倚畀蓋過於疆吏。生平奏牘皆手裁，每出，為世傳誦。好畫梅，詩書皆超俗，文采風流亦不沫云。<sup>51</sup>

可知在正史中，「剛介絕俗」、「不通權貴」、「無傾軋倨傲之心」及嚴懲不法、為民申冤等應是彭玉麟給人的形象，這些形象都極正面。

## （一）、唱本形象

唱本流傳於民間，其內容情節主要來自於民間唱本編撰者或說唱藝人的口頭演出，透過唱本的廣泛流傳，其內容情節所塑造的人物狀態，自然也反映了此人物在庶民心中的感受形象。本文所探查六種唱本皆以彭玉麟之私訪傳說為主題，其情節與用語皆來自民間唱本編撰者或藝人，自然也能反映民間對彭玉麟的看法形象，透過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其明顯呈現的形象，並非儘止於正向，也存在著大量的負面形象。

### 1、正面形象

在正面形象方面，唱本所呈現的與正史所載大致相同，不過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面向：

#### （1）、平冤救苦

為民平冤及拯救苦難，是此批唱本的重要主題。前者如在《私訪蓮花廳》中，江西軍人賓文秀帶了三百兩銀回家，途經金山遇修墓石匠朱大龍等人，被謀財害命，屍首埋於墳底。經彭玉麟明查暗訪，終真相大白，賓文秀冤情也獲平反。在《私訪蘇州》中，民女王桂英因母死無力買棺，故賣身為皋台二夫人，因撞破大夫人與人姦情而被釘死，最後賴彭玉麟私訪，為其平反冤情。

後者如在《私訪湖北》中，官家女黃日英因父早死，被其舅父賣入娼家，因不願接客每日被拷打，最後靠彭玉麟拯救出此火坑。在《私訪南京》中，因安徽籍三江總督李大人痛恨湖南人，乃下令驅趕在南京的所有湖南人，當時在南京的湖南人

<sup>51</sup> 趙爾巽等：《清史稿》第39冊，卷410，列傳197，頁12002。

「老老少少失了魂，毫（嚟）啼痛哭好傷心……一個一個來逃走」<sup>52</sup>，幸虧彭玉麟到來私訪，才解救了湖南人的苦難。

此外，在《私訪廣東》中，官家女沈蘭英，其父本在廣東韶州為官，於三年任滿回家途經老石灣時，全家為強盜所殺，沈蘭英也被強盜逼親，後終賴彭玉麟解救，並上奏皇上封其為「忠節一品」，其父也御賜「起忠廟，享受春秋二祭」<sup>53</sup>，此既平冤亦為救苦。

這些都具體反映了《清史稿》所謂「民有枉，往往盼彭公來」的平冤救苦形象。<sup>54</sup>

## (2)、不擾官民

唱本中的彭玉麟頗以不擾民為重，在出發私訪前，多會交代沿途不得勞官擾民，如《私訪蓮花廳》，在乘船出發前有一段唱述：

彭老大人修將令，威風凜凜來出城。十里主亭把河下，放下三個連还（環）炮，鳴罗（鑼）開道好威風，你看清官彭公保，將身打坐船倉中，手中拿了羊毫筆，火腳牌上寫得清，上寫却：「本督各省把邊巡，逢山不要來開路，遇水不要搭湖礮，逢州不要州府接，逢縣不要縣官迎，到府不要府官來拜客，到省不準（准）送下程，一路上只許公買來公賣，不準（准）擾害正梨（黎）民，若有不尊本督令，上皇寶劍不容情。」<sup>55</sup>

在《私訪南京》及《私訪湖北》中都有類似唱段，這不但印證了他「無傾軋倨傲之心」<sup>56</sup>，也給予人其執行私訪時行事低調，儘量不勞官、不擾民的正面形象。彭玉麟在稟其叔之函中曾云：

唯亂世之官吏，當愛民以柔撫。瘡巨痛深，而得父母官和煦，其感也必深……是以侄之自矢「不擾民，臨政勤」。<sup>57</sup>

可見唱本中的此一形象，與其所自矢亦相符合。

<sup>52</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南京》，頁 5-6。

<sup>53</sup> 佚名：《私訪廣東》，頁 24。

<sup>54</sup> 趙爾巽等：《清史稿》第 39 冊，卷 410，列傳 197，頁 12002。

<sup>55</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蓮花廳》，頁 1-2。

<sup>56</sup> 趙爾巽等：《清史稿》第 39 冊，卷 410，列傳 197，頁 12002。

<sup>57</sup> 襟霞閣主：《清十大名人家書》（長沙：嶽麓書社，1999），頁 335。

### (3)、嫉惡如仇

在唱本中，不論是軍人、官吏亦或地方惡痞，彭玉麟對為惡者，皆視之如仇，毫不留情予以痛懲。如《私訪湖北》裡的提督馬天爵、地方惡痞陳東亮；《私訪廣東》中的廣東千總黃成龍、強盜馬三洪、范云；《私訪蘇州》中的蘇州藩台；《私訪南京》中的三江總都李大人等，都因作惡而被彭玉麟嚴懲。這些情節所彰顯的，就是彭玉麟嫉惡如仇的悍然形象。

此種形象與《清史稿》所云「每出巡，偵官吏不法輒劾懲，甚者以軍法斬之然後聞，故所至官吏皆危慄。」<sup>58</sup>之說法也正相合。

## 2、負面形象

除正面形象外，透過唱本的演述，卻也深刻的呈現了彭玉麟許多負面的形象，歸納之大致有以下四端：

### (1)、謀略不足

唱本裡所呈現的彭玉麟，常是勇氣可嘉但謀略卻顯不足，以致造成自己身陷危機，最後多靠鬼神或運氣脫困。如在《私訪蘇州》中，明知所宿為黑店，在無任何事先防備保護之下，卻帶著另一客人馬三保一起投宿，結果害馬三保被殺，他也靠城隍土地的保護才得以脫身。<sup>59</sup>在《私訪蓮花廳》中，因遇陰風吹襲新墳，疑冤魂訴冤，即堅持開挖該墳，該墳為八撫巡案朱美及布政使司朱迎兩兄弟之母墳，朱家反對開挖，彭玉麟則堅持挖掘，最後兩邊立下具結，朱具「倘若是我母親有冤往(枉)，將我朱家全家大小問斬刑」，彭具「若是開棺無傷痕，把我彭玉林(麟)人頭下在連(蓮)花廳」<sup>60</sup>，開棺結果卻驗無傷痕，以致彭玉麟被上告朝廷，皇上震怒，差點問斬。這些情節所呈現的是全無謀略，所憑皆是一時意氣之勇，以致險遭殺身大禍。<sup>61</sup>

又如在《私訪九龍山》中，雖知九龍山上盜寇非常強悍，但在無任何謀略及防範情況下，彭玉麟仍堅持前往，這裡所呈現的雖是「勇」，但卻無任何謀略。據前文

<sup>58</sup> 趙爾巽等：《清史稿》第39冊，卷410，列傳197，頁12002。

<sup>59</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蘇州》，頁9-10。

<sup>60</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蓮花廳》，頁6。

<sup>61</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蓮花廳》，頁3-12。

所考，《私訪九龍山》成書之目的雖非在特意醜化彭玉麟，而疑是在藉此宣揚哥老會反清意識，但由於情節使然，讓唱本中的彭玉麟也蒙上謀略不足的形象。

唱本所呈現此種「勇而無謀」的形象，與他帶兵時運籌帷幄，勇略兼具，積下赫赫戰功的實際作為有頗大差距。如咸豐 4 年（1854）4 月湘潭一役，王闈運《湘軍志》載云：

四月己巳朔，塔齊布援湘潭，戰勝。報未至，軍中議曰：「陸軍敗，皆潰，死矣。宜及軍士心未散，率水軍進攻，水陸交爭，冀一當。」於是議所鄉，用水師營官彭玉麟定計，全軍上攻湘潭，四營夜發，約明日國藩帥四營繼之。比至湘潭十里止，偵者還言，塔齊布已大勝，乃約水陸循城進攻，盡收所掠商船，百貨闌委。彭玉麟計軍士貪虜獲，必懈，乃悉縱火燒船貨。火延岸上，光燭數十里。寇先本在舟中者，倉卒不得走，雖亦發炮相拒，不能水戰，傷溺者千計，城寇失計，棄城走。<sup>62</sup>

又如咸豐 4 年（1854）10 月田家鎮一役，清代國史館所編《清國史》「彭玉麟列傳」載云：

十月進逼田家鎮，時上游逸賊盡萃於此，守備甚嚴。玉麟與楊載福決策，分舟師為四隊，頭隊操小舟具爐鞴、椎斧，飛槳疾進……及戰，悉如所議……玉麟順流夾擊，毀賊船四千餘，奪獲五百餘……。<sup>63</sup>

可見其勇謀兼具。在 1935 年出版的《倪高風開篇集》也稱他：「自得軍功超擢起，居然吐氣把虎眉揚。善權謀，計劃詳，兵到江南撫百姓良。」<sup>64</sup>可見一般對他的評價，與唱本演述也不相同。

## （2）、量狹易怒

彭玉麟是文武兼擅的儒將，其嫉惡如仇、厲除奸腐的作風也為人所稱誦，但在民間唱本中，所呈現的則是不分是非氣量狹窄、輕率易怒、銜恨報復及動輒殺人的形象。如在《私訪蓮花廳》裡，只因疑新墳有冤情，輕率就欲挖墳，在不明情況下

<sup>62</sup> 清·王闈運：《湘軍志》，《王湘綺先生全集》（宣統元年己酉冬東洲重刊本），水師篇第（第）六，頁 3。

<sup>63</sup> 清·國史館：《清國史》第 1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新辦國史大臣傳·彭玉麟列傳，頁 61。

<sup>64</sup> 倪高風：《倪高風開篇集》（上海：新國民印書館，1935），頁 160「彭玉麟」條。

提來廳官鄭王成，大罵「狗官鄭王成，你在此地把官做，污賄埋冤了不成，吩咐一聲將他斬」<sup>65</sup>，此一脾氣發得令人莫名，最後此廳官雖未被斬，但卻被革職為民；而母墳被挖的朱美及朱迎兩兄弟，雖是受害者，但因在彭玉麟堅持開挖其母墳後未發現異狀，彭又要賴不依其具結把「人頭下在蓮花廳」<sup>66</sup>，故上告朝廷，讓彭差點被斬，彭就此記恨在心，到最後破案時，案情雖也與朱家兩兄弟無涉，但彭卻要求同治皇帝斬此兩人，最後因有人保奏，兩兄弟雖保住性命，卻還是被削職為民。<sup>67</sup>就整個案件來看，朱美及朱迎兩兄弟自始至終都是受害者，只因不願配合彭玉麟挖祖墳而與其結下仇怨，最後由於彭的銜恨報復，而遭此下場。

在《私訪湖北》裡，於私訪時遇賣煙姑娘張三嫂，張三嫂因當地風聞彭大人要來，以致客人不敢上門，在不知其即彭玉麟情況下罵了他，彭玉麟因此大怒：

彭老大人聞聽得，太陽頭上火一盆，可恨這個張三嫂，不該來罵本督身，久聞划子多利害，話不虛偽果是真，只等本督官船到，要把洋烟划子禁，嚴拿張三嫂到案，不殺他頭不甘休。<sup>68</sup>

彭就此記恨在心，最後張三嫂也因此而被處以斬刑。在《私訪南京》中，為報復安徽出身的三江總督李大人驅趕在南京之湖南人，除殺了無辜的李大人兩位姪兒並上奏拔李之官外，等新任三江總督一到，彭就令其如法泡製，公告驅趕在南京之安徽人。<sup>69</sup>此情節雖彰顯了安徽李大人恃勢橫行的霸道面貌，但結局是彭玉麟還以其人之道，此反映的已不僅是去除強權霸道，而是流於一己偏私的仇怨報復，其行為與安徽李大人又有何異？此種情節，雖在為湘人出氣，但呈現的卻是心胸偏狹的負面形象。

### (3)、臨危怯懦

彭玉麟被譽為同治中興四大名臣之一<sup>70</sup>，帶領湘軍水師在平定太平天國、中法

<sup>65</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蓮花廳》，頁 4。

<sup>66</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蓮花廳》，頁 6。

<sup>67</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蓮花廳》，頁 15。

<sup>68</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湖北》，頁 8。

<sup>69</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南京》，頁 11-13、19-20。

<sup>70</sup> 羅宏曾：《從政史鑒》，頁 702。石慶華：《稅林廣記》，頁 299。

戰爭等戰役中都身先士卒立下赫赫戰功，如《清史稿》列傳 197「彭玉麟」條云：

咸豐三年，曾國藩治水師，成十營，辟領一營。其九營多武員，白事悉倚玉麟，隱主全軍，草創規制多所贊畫。四年……進攻擂鼓台，賊舟多於官軍十倍。玉麟偕岳斌各乘舢板冒礮煙沖入，燒其坐船，賊還救，陣亂，大破之，玉麟傷指，血染襟袖，軍中推二人勇略為冠。……五年……由沙口移軍沌口，過經賊壘，礮如雨下，所乘船桅折覆水。玉麟援橫枚漂江中流，楊岳斌舟掠過，掉舢板拯之還。胡林翼疏陳稱其「忠勇冠軍，膽識沉毅」，詔以道員記名。<sup>71</sup>

可見在正史記載中，彭玉麟在作戰時帶領軍隊衝鋒陷陣，已是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其英勇事蹟為人稱道。在俞樾所撰「彭剛直公神道碑文」中也有以下一則記載：

咸豐……五年……自沙口還沌口，道經武昌、漢陽，寇礮雷鳴，萬聲同發，公所乘船，桅折船覆，公隊（墜）於水，或以三版船拯之，力挽不起，則水中有抱持公足者，舟人呼曰：「速釋手，此統領也！」公在水中闖然曰：「此時豈顧統領耶！」已而並出水中，則抱足者即本船司舵也。公笑罵曰：「若知是爾，我提擲數丈外矣！」公當生死之際猶從容談笑如此。<sup>72</sup>

由此記載，也說明了在面臨生死之際，彭玉麟還能顧及他人，從容談笑，是一位視死如歸，臨危無懼的勇者。但在此六種湖南民間唱本裡，雖呈現了其做事時不計成敗，率而逕行的衝闖個性，但在遇到危機時，顯露的卻是懦弱膽怯，與正史所載大相逕庭。

例如在《私訪蓮花廳》裡，彭玉麟因挖人母墳後找不到證據，被告至朝廷，皇上震怒差點將之問斬，後因皇后保奏，乃限其在百日內須訪清此案，否則將降罪。但到了第九十九日，案情卻仍一無進展。此時唱本作如下敘述：

好個清官彭大人，算來九十九天不差分，此事未曾訪得清，只等明天聖旨到，本督性命活不成，你看我傷心不傷心？大人哭得如酒醉，哭得天昏地又昏。悔不該巧庄（妝）來私訪，悔不該官船江西去，悔不該此地來過身，悔不該

<sup>71</sup> 趙爾巽等：《清史稿》，頁 11995-11997。

<sup>72</sup> 清·繆荃孫：《續碑傳集》，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3編第99輯，卷14，頁3。

與他具干結，悔不該把棺開，悔不該把尸驗，悔不該搭尸廠，千不該萬不該，是本督不該，先說是與百姓把冤伸，到如今此案辦不清，怕的性命活不成……大人哭得如酒醉，嚎啼痛哭好傷心。<sup>73</sup>

在此敘述裡的彭玉麟，早不見武將在衝鋒陷陣時的英勇雄風，唱本唱出的只是與普通人一般慌亂畏懼的心理反應。

在《私訪廣東》中，當彭玉麟被圍在萬花樓時，由「大人觀看不好了，百總人馬到來臨，大人就把少爺叫，此會（回）入了枉死城」及「大人赫（嚇）得戰京京（兢兢），不該在此來飲酒，不該在此久留亭（停）」等語<sup>74</sup>，都反映了其臨危慌亂的形象。在《私訪蘇州》裡，彭玉麟被黑店店主栽贓，將另一位客人尸首置其床底，彭玉麟見到人頭屍首時，唱本演述為「聽見焦樓打五更，大人比（此）時看得清，只見人頭血淋淋，尸首放在牀鋪下，嚇得大人戰兢兢。」<sup>75</sup>當他被藩臺大人關進水牢時，唱本也云：

再表清官彭大人，他今打坐水牢內，哭得天昏地又昏，想我湖蘭（南）彭玉林（麟），不該在此來私訪，不該來到向家中，誰知強盜多利（厲）害，他把馬三保殺了，又來害我彭玉林（麟），將我網在這衙中，誰知他是一黨人，將我丟下水牢內，何人救我命殘生？想我清官彭玉林（麟），再不能想回家轉，不能蘇州把冤伸，不能打救王桂英，不能來殺強盜身，不能與三保把冤伸，不能辦潘（藩）臬兩人，不能回朝見當今，大人牢中來啼哭……。<sup>76</sup>

唱本中的彭玉麟，每遇險境，表現出的態度不但是慌亂不安，且是懼怕啼哭及懊惱後悔，與正史所載，有頗大差異。

#### （4）、賞罰太過

彭之個性賞罰分明，部屬有功輒上奏敘功，有過輒予以懲處，在今存彭玉麟奏折中就有許多此類奏稿，如同治元年「會奏克復巢縣等三城并攻奪沿江要隘折」、同治2年「會奏再克巢縣等三城折」、「會奏攻克江浦浦口及九洲洲折」、「力保蕪湖金

<sup>73</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蓮花廳》，頁13-14。

<sup>74</sup> 佚名：《私訪廣東》，頁15、16。

<sup>75</sup> 佚名：《彭大人訪蘇州》，頁11。

<sup>76</sup> 佚名：《彭大人訪蘇州》，頁13-14。



柱關及克復灣沚等處出力員弁請獎折」、「水師副將鄭萬林不遵調遣請降職并不准留營片」、「會奏迭復水陽等隘及高淳等四城折」、「水陸各軍肅清皖北江北出力員弁四案并保折」、「今夏攻克九洲洲水師員弁請獎折」、同治 4 年「請將守備彭兆富革職片」……等，皆此類奏請皇上封賞或懲處之奏折。<sup>77</sup>

此種個性也被反映在民間唱本裡，在六種湖南唱本中，除《私訪九龍山》外，其餘五種都在私訪結束前有所賞罰。

### ①、封賞

在唱本中，彭玉麟進行封賞之詳細狀況，如【表 1】：

表 1 彭玉麟私訪唱本「封賞」狀況表

	原因	對象	方式	原因	出處
賞	救駕	陳祥、馬道	封大將軍	保護彭	《私訪廣東》
		張洪	封廣東千總	保護彭	《私訪廣東》
		羅進	給范云家財	保護彭	《私訪廣東》
		吳三保	封總鎮	保護彭	《私訪廣東》
		張自恒	封江西協台（副將） <sup>78</sup>	僅 19 歲，為張松林之姪。張松林告知彭殺人實情，雖救了彭，但自己卻犯咒誓而亡	《私訪蓮花廳》
	品德	嚴玉春	封水陸提台（提督）	僅 14 歲，因「好膽量」	《私訪湖北》
		王氏	立貞節牌坊，封一品夫人	為嚴玉春母	《私訪湖北》
		馮友桂	封蘇州知府	為來自湖南的酒樓堂倌，因有「膽量」	《私訪蘇州》
		蔡興	封參將	酒樓老闆，未收彭飯錢，反送他銅錢四百文	《私訪蘇州》
		劉東山	南京管帶水師營	湖南籍酒店店主。彭也認為他「膽量好」	《私訪南京》

由【表 1】可知，唱本中的彭玉麟會給予封賞的原因有二：

<sup>77</sup> 清·彭玉麟：《彭玉麟集》第 1 冊，頁 19、48、51、54、74、75、79、99、136。

<sup>78</sup> 清·梁章鉅：《稱謂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頁 421，「協台」條。云：「今人稱副將為協台。」

第一是救駕。也即在私訪過程中彭玉麟屢遭險境，也常因有人相救才得以脫困，對這些救駕有功的人，自然少不了獎賞，如《私訪廣東》中的陳祥、馬道、張洪、羅進、吳三保皆為直接救駕；《私訪蓮花廳》中的張自恆，則因其叔張松林向彭玉麟說明殺人實情後讓案情大白，間接救了彭玉麟，張松林也犯咒誓而亡，彭為報答張松林乃封其姪張自恆為江西省協台。此類封賞尚合於一般常情。

第二是品德。此類封賞，就有許多不合常理。如《私訪湖北》中的嚴玉春，才年僅 14 歲卻被封為水陸提台。其原來只是賣糖人，在街上賣糖時偶遇彭，彭見他「不是下等樣，天平（庭）保（飽）滿生得好，兩耳垂肩是貴人」。<sup>79</sup>經過「試膽量」後，認為他「好膽量」，就此提拔他當了水陸提台的官。彭玉麟「試膽量」的方法為先說要買下整籃糖，並請眾人將糖吃完後，在要付帳時：

清官彭大人，低下頭來心暗想，要把娃娃市（試）一市（試），看他膽量有幾分？好個清官彭大人，假意身上摸一摸，忙把娃子叫一聲，【白】：「娃娃，我今天還沒有一文同（銅）錢，又怎樣得了？」「先生不必如此，明天代（帶）還把我就是！」「好吓！老汗（漢）明天代（帶）來。」「先生我就去了！」你看玉春好胆量，手提籃子出涼亭……。<sup>80</sup>

這就是唱本中彭玉麟的所謂「膽量」，可見就實質而言，所謂「好膽量」頂多只能算是「寬厚有擔當」，但因此彭玉麟就封了這位年僅 14 歲的嚴玉春為水陸提台。在《私訪蘇州》中的馮友桂及《私訪南京》中的劉東山也有大致情況。

馮友桂為酒樓堂倌，彭見他「天平（庭）保（飽）滿生得好，不是低三下四人，此人一（以）後有好處，必定後來有出身」<sup>81</sup>，就想測試他的「膽量」：

彭老大人聞聽得，低下頭來自思忖，觀看友桂人才好，不知膽量有幾分？本督要把膽量試，看他膽量有幾分？【白】那彭公保說道：「堂官（倌），這裏（裡）有多少酒錢？」友桂言道：「只有式百四十文銅錢酒錢（錢）。」那彭公保假意在身上一摸：「不好了，我今天沒有錢」<sup>82</sup>一文銅（錢）錢，這

<sup>79</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湖北》，頁 4。

<sup>80</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湖北》，頁 5。

<sup>81</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蘇州》，頁 6。

<sup>82</sup> 疑為「帶」之誤。

又如何是好？」那友桂說道：「老先生，不要緊，這酒錢算我的就是。」「我且問你，你每月只有三百銅錢，老汗（漢）一台酒，就吃了一個月身奉（俸）。」「老先生，我還有一件棉衣，還當得式百文錢回賬千慢，老先生，你下樓去，算我的，快快下樓。」彭公保心中一想：「你看這馮友桂，亦有幾分膽量，本督訪了蘇州城中官吏民情一切，上船定要提拔與他。」<sup>83</sup>

此一所謂膽量測試，所測的也即其「寬厚與擔當」。

劉東山則為酒店店主，為到南京開店的湖南人，只因彭玉麟至南京私訪時，由劉東山口中得知三江總督李大人下令驅趕在南京的湖南人，就僅如此，也並未做任何測試就認為他「膽量好」<sup>84</sup>提拔他管代（帶）水師營。

可知唱本中所描述的彭大人封賞，有許多頗為率性，根據的並非其功勞或能力，所憑的也常僅是彭玉麟一己的喜怒好惡；且用人應適其材，被封賞的這些人中，如年僅 14 歲的嚴玉春被封為水陸提台，提台即提督，在清代為漢人武職中之最高級，原則上每省一人，為從一品官職<sup>85</sup>；酒店堂倌馮友桂被封蘇州知府；酒店老闆蔡興被封屬武官職的參將<sup>86</sup>；酒店店主劉東山被封南京管帶水師營等，都明顯不符其材，也大大違背常理。

光緒帝曾下諭旨要彭玉麟加意訪求人才，彭玉麟在光緒 6 年五月初一日上奏的「保舉人才折」裡即云：

臣賦性愚戇，衰頹昏眊，常存以人事君之義，愧無真知灼見之明。固不敢濫舉以市恩，尤不敢謬舉以貽誤。……臣愚以為，才難得其全，惟明體斯可達用……近年江上游巡，亦留心以訪察，或臣見未敢自信，詢諸眾論而無疑；或人言稍有不同，必證諸實事而始決……。<sup>87</sup>

彭玉麟在致其弟家書中亦云：

余不敢輕于任用，恐保舉太濫，因余一人而亂政也。然不輕用人，甄別必嚴，

<sup>83</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蘇州》，頁 6-7。

<sup>84</sup> 佚名：《彭大人私訪南京》，頁 18。

<sup>85</sup> 瞿蛻園：《歷代職官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頁 137-138。

<sup>86</sup> 瞿蛻園：《歷代職官簡釋》，頁 123。云：「清制，參將為正三品武官。」

<sup>87</sup> 清·彭玉麟：《彭玉麟集》第 1 冊，頁 245-246。

親故之不明事理者，或恐背後怨尤。但想及保舉時歡笑，一旦辭退，何嘗不要怨尤？……或所舉徇一時之私情，而害及萬民，則怨尤且出萬民之口，叢集于一身，此罪不亦大矣夫！曾帥亦言：「不輕進人，即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即異日不妄疏人之本」。有同心哉！有同心哉！<sup>88</sup>

可見彭玉麟對於為國舉才，態度應極謹慎，不致任意輕為。但在唱本中所演述之舉才情況，不僅決定於一己好惡，所薦之才也多不適任，此種薦才方式完全違反了彭玉麟的舉才原則。

## ②、懲罰

在唱本中，彭玉麟進行懲罰之詳細狀況，如【表 2】：

表 2 彭玉麟私訪唱本「懲罰」狀況表

	身分	對象	方式	原因	出處
罰	權貴	馬天爵（提督）	斬刑	到漢陽碼頭找姑娘散心時，派家將欲打彭。	《私訪湖北》
		馬龍、馬虎、馬彪、馬豹	斬刑	為馬天爵家將，奉命打了彭	《私訪湖北》
		三位軍門（提督）	收掉當舖	開當舖，因其所雇當舖先生張興偷調了彭扣子。	《私訪湖北》
		張伯清（臬台）	斬刑	只因來自湖南的妾被其妻及姦夫所殺，沒詳查就屍埋園中。	《私訪蘇州》
		蘇州藩台	斬刑	與盜勾結，將彭關入水牢。	《私訪蘇州》
		朱美、朱迎兩兄弟	彭玉麟原奏請斬刑，因有人力保，被削職為民	只因不同意彭挖母墳而與彭結怨	《私訪蓮花廳》
		黃成龍（廣東千總）	斬刑	與馬三洪等結拜，派兵欲捉彭	《私訪廣東》
		南京總督李大人	革職發外國充軍	下令驅趕在南京之湖南人	《私訪南京》
		楊氏	釘首	官夫人，與人通姦並殺人	《私訪蘇州》
		王一	斬刑	與楊氏通姦並殺人	《私訪蘇州》
民人	向家三兄	剛刑	黑店店主，企圖殺彭	《私訪蘇州》	

<sup>88</sup> 襟霞閣主：《清十大名人家書》，頁 336。

弟			
六個石匠	斬刑	合意殺人分財	《私訪蓮花廳》
朱大龍	剛刑	為石匠之首，帶頭殺人分財	《私訪蓮花廳》
馬三洪	斬刑	強盜，殺官搶親	《私訪廣東》
范云	斬刑	酒樓主人，與馬三洪等結拜，見女色欲搶親，請黃成龍派兵來抓彭	《私訪廣東》
張青、李云	斬刑	為三江總督李大人之外姪及姪兒，彭故意冤屈兩人，將之問斬	《私訪南京》
陳東亮	剛刑	地痞，打了彭	《私訪湖北》
張三嫂	斬刑	賣煙女，罵了彭	《私訪湖北》
王大娘	斬刑	老鴇，賣了彭乾女兒	《私訪湖北》
張興	斬刑	當舖先生，偷調了彭扣子	《私訪湖北》

由【表 2】可知，唱本中彭玉麟加予懲處者的身分有二：

#### A、權貴

主要指軍職或官吏。彭玉麟治軍極嚴，李伯元《南亭筆記》即載云：

彭貌癯，如閒雲野鶴，出語聲細微至不辨。每盛怒，則見之者皆不寒而栗。每年巡哨，必戮數人，所至之處，上將弁，下士卒，咸有戒心。其兵額常缺，自揣不能朦混者多夜遁，僉呼之為「活閻王」。<sup>89</sup>

《倪高風開篇集》「彭玉麟」條亦云：

……每將權貴掛彈章，長江巡察年年到，正直無私決斷詳。鐵面權威真可怕，剛（鋼）刀一把把貴權傷。<sup>90</sup>

可見不論治軍紀或整吏政，彭玉麟都以嚴厲著名。這種情況也呈現在民間唱本裡，【表 2】所列「權貴」類被懲名單中如《私訪湖北》中的提督馬天爵；《私訪廣東》中的廣東千總黃成龍；《私訪蘇州》中的蘇州藩台、舉台夫人楊氏及與楊氏通姦殺人的王一等，確都情節重大死有餘辜。

在《私訪蘇州》中的舉台張伯清，只因其妾王桂英，被其妻楊氏與姦夫王一所

<sup>89</sup> 清·李伯元：《南亭筆記》，《李伯元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卷 8，頁 110。

<sup>90</sup> 倪高風：《倪高風開篇集》，頁 160。

殺，張伯清被妻蒙蔽，以為王桂英是「一時病症到來臨，氣痛心干（肝）命歸陰」<sup>91</sup>，沒詳查就將妾屍掩埋，結果被彭問以斬刑。《私訪湖北》中的馬龍、馬虎、馬彪、馬豹四人是提督馬天爵家將，只因聽馬天爵之命打了彭，結果也皆被問斬。這些都還可歸之因彭玉麟為整飭軍、政風紀所做的嚴厲懲戒措施。

但《私訪蓮花廳》中的朱美、朱迎兩兄弟受懲，就顯非如此。朱美、朱迎兩兄弟皆為朝廷重臣，只因彭玉麟欲挖其母墳，兩兄弟不肯，最後相互具結後開挖，開挖結果未發現問題，彭違反具結企圖抵賴，被上告至同治帝，彭因此差點被斬，最後破案時也發現凶嫌乃七位造墓石匠，與朱家兩兄弟並無關聯，但彭卻仍執意要皇上斬此兩人，後雖獲人保奏免死，卻被削職為民。唱本中的此一情節安排，顯然脫離了整飭軍、政風紀的懲戒原則，而流於心胸狹小，為一己仇恨而做的私心報復，如此情節則與彭玉麟「正直無私」<sup>92</sup>的形象大有出入。

## B、民人

即一般百姓，在唱本中這些人皆被處斬刑或劓刑。其中《私訪蘇州》中的黑店店主向家三兄弟；《私訪蓮花廳》中的七個石匠（含朱大龍）；《私訪廣東》中的強盜馬三洪等都殺了人，皆死有餘辜。《私訪廣東》中的范云雖未殺人，但見女色就欲搶親，且請黃成龍派兵抓彭；《私訪湖北》中的陳東諒為地痞流氓且也打了彭，此兩人皆可算一方霸民，被殺也還有其道理。

不過如《私訪湖北》中的當舖先生張興，只是偷調了彭典當的扣子；賣煙女張三嫂只是因風聞彭要來，其賣煙生意受影響，而在不知為彭之情況下罵了他；老鴿王大娘只因打了買來的妓女黃日英，並將她賣給黃天爵，後來黃日英拜彭為乾爹。這幾位雖各有其罪，但罪應不至於死卻遭斬刑。尤其是《私訪南京》中的張青及李云，此兩人分別為三江總督李大人之外姪及姪兒，因李大人發佈了驅趕在南京湖南人告示，彭知道後又懼於李大人有勢力在朝廷，怕因此謀反，故在明知與張青、李云兩人無關之情況下，卻故意誤指驅趕湖南人之告示為兩人所發而予以問斬，此一情節塑造了彭玉麟在明知對方為無辜情形之下，還任意羅織罪名，陷人於罪，此種

<sup>91</sup> 佚名：《私訪蘇州》，頁4。

<sup>92</sup> 倪高風：《倪高風開篇集》，頁160。所云「每將權貴掛彈章，長江巡察年年到，正直無私決斷詳」。

情節與為民申冤的形象完全相反，所呈現的是任意羅織人入罪，動輒殺害無辜之人的極負面形象。

彭玉麟在其「稟叔」家書中，曾云：

自統率水師沿江剿賊，中心輒不寧。以不幸生逢亂世，而以殺人為事，恐誅戮無辜，則「愛民」兩字不將等若狂噬乎！是以每擒一匪，必令軍法處慎重鞫訊，且可察其狀貌奸險良善，定主從之判。輕重有別……刻刻存愛民若子之念，刻刻懼屈殺無辜之人，庶幾枉死城中少個冤鬼，而自己名下少些罪戾也。<sup>93</sup>

由「恐誅戮無辜，則『愛民』兩字不將等若狂噬乎！」及「刻刻存愛民若子之念，刻刻懼屈殺無辜之人」之語，可知「愛民」應為彭玉麟之重大信念，其雖極嚴厲但目的在懲處不法，為民除害，他也隨時在警惕自己不可屈殺無辜，必須愛民若子。清朱孔彰《咸豐以來功臣別傳》亦云：

剛直……遇部下舊將若布衣昆弟，而紀律極嚴，巡江時安徽有候補副將胡開泰召倡女飲，使妻行酒，妻不可，殺妻。湖北忠義營營官副將譚祖綸誘奪友妻，用計殺友，治爾獄者久未決，公召至詰得實，立麾出斬之，軍中殷粟。沿江民人呼冤者，補殺無不當罪，所傳非一事。<sup>94</sup>

所云「沿江民人呼冤者，補殺無不當罪」，可見其雖治軍極嚴，但也不至於會亂殺無辜，尤其是對一般民人。可見唱本中的情節，與事實應有其差距。

## （二）、原因探討

由前文分析可知，唱本中的彭玉麟，其形象除正面外，也帶著許多負面形象。其中平冤救苦、不擾官民、嫉惡如仇等正面性形象，皆與正史所載相合，其產生原

<sup>93</sup> 襟霞閣主：《清十大名人家書》，頁 335。同書亦收錄彭玉麟「致弟」函云：「悍將驕卒，輒難馴馭。受編入伍之後，猶思謀為不軌，所謂賊性未除也。……而部曲尚無能脫却盜賊行徑，一味擾民，兄乃派兵悉圍其眾，此時不得不忍心暴戾，盡行殲戮。殺後猶有餘怒，終是為百姓除凶，何惜因殺戒而促壽命哉！兄于擾民者痛恨最深，即親如子弟，亦必以軍法從事。」可見其殺戮的原則是在會「擾民」者，而此目的也即是愛民，為百姓除害。

<sup>94</sup> 清·朱孔彰：《咸豐以來功臣別傳》，收入周駿富：《清代傳記叢刊》，頁 049-161。

因無庸贅述；但其負面形象之產生，原因就頗值探查。

筆者以為，此類負面形象的產生，或與以下三原因有關：

### 1、情節多出於編造

唱本所述人物彭玉麟雖真有其人，其微服私訪也確有其事，但六種唱本之詳細情節內容卻多為虛構，此由以下三點可獲證明：

(1)、唱本中的彭玉麟是奉命「一十八省把兵巡」，但事實上彭奉命巡查的只有長江五省水師<sup>95</sup>，此五省乃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sup>96</sup>在六種唱本中，彭玉麟所私訪的則有湖北漢陽、江西九江、江蘇南京、江蘇蘇州、山東九龍山及廣東廣州諸地。其中山東九龍山及廣東廣州都遠離長江水系，與彭玉麟巡閱長江水師之記載有所不符。<sup>97</sup>

(2)、唱本內容多藉鬼神來開啟或合理化情節，可見並非事實。如《私訪蘇州》中冤魂王桂英及《私訪蓮花廳》裡冤魂賓文秀的訴冤；《私訪蓮花廳》中的土地及《私訪廣東》裡觀音大士的出面搭救等，都是以民間鬼神迷信來啟始或接續情節，這類情節皆居整體情節之關鍵地位，若將之抽除，則故事將無法產生或持續，可證其應為虛構。

(3)、唱本中彭玉麟常藉以發揮懲戒功能的「尚方寶劍」，及在《私訪蓮花廳》中救其一命的「皇娘玉鎖」，考之史籍不見任何與此相關記載，疑是由民間唱本演出或擬撰者編造而來，與事實應有差距。

可見此類唱本之情節內容，應多出於民間藝人或唱本擬撰者所編造。民國 18 年（1929）出版《湖南唱本提要》中提到《私訪南京》唱本時，編者姚逸之即認為：「這本書中的事實，很值得注意，而這事在正史上也不能察得……這書中事實，自

<sup>95</sup> 清·彭玉麟：《彭玉麟集》第 2 冊，卷 3，頁 33。即云「……奉命巡閱長江五省水師。」

<sup>96</sup> 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兵志六，頁 1669。載「同治三年，東南底定，曾國藩、彭玉麟以江防重要。疏請設立長江經制水師……每歲於所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南五省江面巡閱。」其中所謂「江南省」即指現在之江蘇省。參趙泉澄：《清代地理沿革表》，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63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頁 65。云「順治初年，仍南京。二年，改設江南省。康熙六年，裁江南省，分設江蘇省。」

<sup>97</sup> 此「山東九龍山」應只是哥老會堂名，而非地理上真正的山東九龍山，詳見前文。



然不確。」<sup>98</sup>

這類情節有些完全出於憑空編造，有些則可能是有所據而加以附會編成。不論何者，由於情節多出於民間演出者或唱本編撰者，限於其知識水平，自然難以編造出縝密完善之合理情節，這可說明為何會有諸多粗陋簡略情節呈現，也因此形成許多彭玉麟的負面形象。

## 2、曲藝演出的加工

唱本為民間說唱之文本，其主要用於說唱之演出。民間藝人在進行說唱演出時，為了吸引觀眾，增加可看性，常對演出內容進行誇張、渲染、鋪排等戲劇化加工，讓演出更趨生活、趣味與傳奇化，以符合庶民觀眾口味；同時也融入演出者本身情感體驗，讓觀眾內心產生強烈共鳴。此種加工，在此六種唱本中，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 (1)、情節的傳奇化

如《私訪九龍山》、《私訪蘇州》、《私訪蓮花廳》、《私訪廣東》等，在情節中加入了風水或鬼神之說，雖可增加情節之傳奇性，也符合當時民間盛行之鬼神信仰，但也因此不須特意構思情節，只要在無法轉圜之處加入鬼神即可，如此自然也形成了唱本中彭玉麟謀略不足、凡事靠鬼神的負面形象。

### (2)、用語的激情化

為了讓觀眾更為融入，演唱者在演述至激情處時，常擬想情節氛圍，將一己情感用語融入演出中盡情發揮。例如在《私訪蓮花廳》、《私訪廣東》、《私訪蘇州》等情節裡，於遇危難之際，彭玉麟常呈現出痛哭、悔恨交加的激情演述，此種激情演出就可能為說唱演出者的情感投射，將自己遇此境況時可能的感情反應，誇大投射在演出中。如此雖可生動地激起觀眾共鳴，但也因此渲染塑造了彭玉麟臨危怯懦的負面形象。

### (3)、性格的極端化

唱本中呈現的彭玉麟性格，雖植基於其原有性格，但在演出時為了讓情節更有

<sup>98</sup> 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頁 116。

戲劇張力，就可能加以誇張、渲染，使其性格趨於極端化。例如彭玉麟原來嫉惡如仇、針對不法動輒殺戮痛懲的性格作為，在民間唱本中經演出者的特意誇大，就形成了不分身份及罪情輕重，隨意將人問斬的偏激性格，也因此塑造了彭玉麟量狹易怒、賞罰太過的負面形象。

尤其就當時社會氛圍而言，跋扈橫行「以喜怒為曲直，以愛憎為生死」已成當時節鎮權貴之常見心態<sup>99</sup>，彭玉麟雖為此類人之剋星，但因其本身也位高權重，握有極大生殺大權，對不法也動輒予以殺戮痛懲，故唱本演出者，不覺也就易將當時權貴的跋扈形象帶入了演唱情節。

### 3、其他評價與詆毀

由於彭玉麟治軍甚嚴，軍人稍有違紀，動輒斬殺，對污吏也立即奏請懲處，毫不容情，在當時亂世中用此重典確能立收宏效，讓軍紀嚴明，也才能屢打勝戰。但因動輒殺人，自也招來許多非議與詆毀，如《南亭筆記》卷 8 有兩條記載，其一為：

彭剛直擅畫梅花，其帶長江水師時，人多往求畫梅……其後畫梅愈多，聲價益重。有某哨弁，往往假剛直名號，私畫梅花多幅，向人求售，人不疑其非真筆，亦嘗以重價相購。一日剛直至某處，見懸掛己畫梅花甚多，細閱之，皆非己之真筆，力詰主人促言假托之人，主人不敢隱，遂具以購置來源相告，剛直大怒，回營即傳假托之某弁重詰，隨即將某弁及同謀二人分別殺割，一時傳者莫不嗤其視梅花重于人命。<sup>100</sup>

其二為：

粵難削平之後，彭玉麟建功獨偉，朝旨授為安徽巡撫。時安慶城內多張太平天國示，彭令首府速鏟除之。一日乘馬出遊，見私僻小巷尚有此種告示，因大怒，召知府至，欲撻之。知府固強項者，出刀欲刺，彭懼，逃至署內扃門避之。後遂具折奏請開缺，謂：「臣久歷戎行，不諳吏治，請另委賢員，以

<sup>99</sup> 清·王闓運：《湘綺樓詩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96），卷 9，頁 478，「冤獄記實」條。云：「自咸豐已（以）來，節鎮權重，以喜怒為曲直，以愛憎為生死。」

<sup>100</sup> 清·李伯元：《南亭筆記》，卷 8，頁 109。

免貽誤大局」云云。奏上，乃拜長江水師提督之命。<sup>101</sup>

由前條「一時傳者莫不嗤其視梅花重于人命」可知，其治軍之嚴厲苛刻，已遭來負面評價。

後條之載述則帶有詆毀意味。彭玉麟一生以「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三者自誓」<sup>102</sup>，曾六次被任高官但卻皆辭官不願赴任，甚致遭來大臣彈劾，說他「抗詔鳴高，不足勵仕途退讓之風，反以開功臣驕蹇之漸」。<sup>103</sup>其辭官之原則是「寧為自己所擅長的苦官小官，不為自己所生疏的逸官大官」。<sup>104</sup>《南亭筆記》此條記載云其辭官不是因不戀官而辭，而是因懼怕強項知府追殺而辭，顯然帶有強烈詆毀諷刺意含，與事實自然也不相符。但此類傳說流傳民間，也可能讓民間對其產生類似負面形象，故唱本中彭玉麟臨危怯懦的形象，也有受此類傳說影響之可能。

#### 四、結語

唱本是流傳民間的一種俗文學，雖長久以來不受文人重視，但卻有其獨具的保存與研究價值，顧頡剛在《湖南唱本提要》「序」中即云：

倘使我們不注目于文章的好壞上而注目于民俗的材料上，那麼唱本的內涵實在比歌謠為複雜。歌謠固然有天趣，但是它大都偏向于抒情方面；要在裡邊求出民間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以及民眾們腦中的歷史，它實在及不上唱本。唱本是民眾裡的知識階級作成的，他們盡量把自己所有的知識寫在唱本裡，

<sup>101</sup> 清·李伯元：《南亭筆記》，卷8，頁110。

<sup>102</sup> 清·彭玉麟：《彭玉麟集》第1冊，頁310。在光緒9年（1883）9月19日奏稿「奏報赴粵部署大略折」中即云：「臣德薄能鮮……治水師三十餘年，我行我法，惟秉誠實無欺之血忱，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仰仗皇太后、皇上威福，得以肅清五省江面，二十餘年無事。」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輯，頁292。亦云：「彭玉麟……初起以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三者自誓，後被簡為皖撫漕督、兩江總督，皆堅辭不起，改水師提督。」

<sup>103</sup> 清·盛昱：《意園文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6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2，頁251。

<sup>104</sup> 唐浩明：《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奏折》（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頁272。

他們會保存祖先口傳下來的故事，他們會清楚的認識下級社會的生活而表現他們的意欲要求，他們會略具戲劇的雛形而使戲劇作家有取資的方便。<sup>105</sup>

另一位為《湖南唱本提要》撰「序」的容肇祖則更提出進一步看法：

其實民間通行的文學，就是培養成民間的思想，感情，信仰<sup>106</sup>，意志，行為的一種模型。談改造社會的，就是要改造這些模型；而研究民俗學者，便得要找求這種材料以備研究某種社會及人民的思想，感情，信仰，意志，行為的起源及其關係。同時某時代某地方通行的作品，不啻有某時代、某地方的風俗現實於我們的眼前。<sup>107</sup>

此兩文皆說明了民間唱本具有極高的保存及研究價值。顧頡剛及容肇祖之文撰於民國 18 年（1929），當時還是唱本流傳時代，蒐集唱本極為容易。今日唱本的價值雖已受到較高的重視，但唱本卻早已不再流傳，有關唱本的保存與研究也就更為重要。

本文所探討的這批唱本，不但保有極珍貴的晚清政治及社會情境資料，讓我們看到在有心人士運用下民間唱本的價值運用；同時也反映了彭玉麟在當時民間的形象。民國 24 年（1935）《中央日報》有〈關於唱本小說〉一文云：

流傳于中國民間最廣的唱本小說，在文學上頗無價值，但它所表現的功效，卻于社會教育有深切的補助。凡舉忠孝節義，一切先人美德，其影響于下層民眾的言行實非淺鮮。<sup>108</sup>

此所言雖為社會教育，但也可見唱本對一般百姓影響極大，透過唱本的演述，彭玉麟的形象自也容易深植民心，尤其是其嚴厲執法動輒殺戮的形象，讓不法者慄慄不敢為惡，自有其安定社會的顯著功效，但過度誇大渲染，以致形成的負面形象，卻也應適度予以釐清。

<sup>105</sup> 姚逸之：〈序〉，《湖南唱本提要》，頁 1。

<sup>106</sup> 此處原闕標點「，」，現據文義補上。

<sup>107</sup> 姚逸之：〈序〉，《湖南唱本提要》，頁 4。

<sup>108</sup> 棣：〈關於唱本小說〉，《中央日報》第 4 版，1935 年 11 月 4 日。

## 引用書目

### 一、原典文獻

清·王闈運：《湘軍志》，《王湘綺先生全集》，宣統元年己酉冬東洲重刊本。

清·王闈運：《湘綺樓詩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96。

清·石玉崑：《包公奇傳》，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

清·朱孔彰：《咸豐以來功臣別傳》，收入周駿富：《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

清·李伯元：《南亭筆記》，《李伯元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清·佚名：《彭大人私訪湖北》，清末民初間湖南中湘楊文星堂木刻本。

\*清·佚名：《彭大人私訪蓮花廳》，清末民初間湖南長沙□□堂木刻本。

\*清·佚名：《彭大人私訪蘇州》，清末民初間湖南中湘楊文星堂木刻本。

\*清·佚名：《彭大人私訪南京》，清末民初間湖南木刻本。

\*清·佚名：《私訪廣東》，清末民初間湖南楊文星堂木刻本。

\*清·佚名：《私訪九龍山》，清末民初間湖南中湘楊文星堂木刻本。

\*清·彭玉麟：《彭玉麟集》，長沙：嶽麓書社，2008。

清·徐宗亮：《歸廬譚往錄》，收入張汝杰、楊俊明：《清代野史》第4輯，成都：巴蜀書社，1987。

清·梁章鉅：《稱謂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清·國史館：《清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

清·盛昱：《意園文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6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清·錢彩：《說岳全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清·繆荃孫：《續碑傳集》，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3編第9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光緒朝硃批奏折》，北京：中華書局，199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軍機處錄副奏折》，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微卷，

檔案案卷號 2726。

## 二、近人論著

上海申報館：《申報》，光緒 2 年 3 月 10 日（1876 年 4 月 4 日）、光緒 2 年 3 月 19 日（1876 年 4 月 13 日）、光緒 2 年 7 月 5 日（1876 年 8 月 23 日）。

王文寶：《弘揚祖國的民俗文化》，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0。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中國史學論文選集》第 5 輯，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4。

尹恩子：〈清代哥老會山堂考——山堂組織的發展與等級結構的變遷〉，《清史研究》1（2010.2），頁 27-36。

石慶華：《稅林廣記》，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11。

\* 吳善中：《晚清哥老會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李少陵：《彭玉麟》，高雄：大業書店，1965。

李恩涵：〈剿撫期間湘淮軍間的合作與衝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1979.10），頁 99-130。

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1929。

倪高風：《倪高風開篇集》，上海：新國民印書館，1935。

馬龍：〈彭玉麟四次辭官〉，《衡陽文史》14（1996），頁 313-314。

唐浩明：《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奏折》，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

陶成章：〈教會源流考〉，《近代秘密社會史料》，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1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秦寶琦：《中國洪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 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

\* 張繼光：〈一百五十種湖南唱本書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8：2（1998.6），頁 111-142。

棣：〈關於唱本小說〉，《中央日報》第 4 版，1935 年 11 月 4 日。

湖南圖書館編：《湖南古舊地方文獻書目》，長沙：嶽麓書社，2012。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8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趙泉澄：《清代地理沿革表》，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63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銖庵：〈柁廬所聞錄：彭玉麟佚事〉，《申報月刊》3：12（1934），頁 86。

瘦竹居士：〈梅花詩——梅花帳：彭玉麟藝事〉，《現象》2：3（1937），頁 30。

劉復、李家瑞：《中國俗曲總目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劉體智：《異辭錄》，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18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謝玉芳：《國立中山大學人類學部收藏湖南唱本的發現與提要》，廣州：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08。

瞿蛻園：《歷代職官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襟霞閣主：《清十大名人書》，長沙：嶽麓書社，1999。

羅宏曾：《從政史鑒》，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Qing] Anonymous, *Peng Da Ren Si Fang Hu Bei* (The Incognito Travel of Peng Da Ren in Hubei), (Hunan: Zhong Xiang Yang Wen Xing Tang block-printed edition).
- [Qing] Anonymous, *Peng Da Ren Si Fang Lian Hua Ting* (The Incognito Travel of Peng Da Ren In Lian Hua Ting), (Hunan: Chang Sha block-printed edition).
- [Qing] Anonymous, *Peng Da Ren Si Fang Nan Jing* (The Incognito Travel of Peng Da Ren in Nanjing), (Hunan: Hu Nan block-printed edition).
- [Qing] Anonymous, *Peng Da Ren Si Fang Su Zhou* (The Incognito Travel of Peng Da Ren in Suzhou), (Hunan: Zhong Xiang Yang Wen Xing Tang block-printed edition).
- [Qing] Anonymous, *Si Fang Guang Dong* (The Incognito Travel in Guangdong), (Hunan: Zhong Xiang Yang Wen Xing Tang block-printed edition).
- [Qing] Anonymous, *Si Fang Jiu Long Shan* (The Incognito Travel in Jiulong Mountain), (Hunan: Zhong Xiang Yang Wen Xing Tang block-printed edition).
- Chang Chi-Kuang, “Yi Bai Wu Shi Zhong Hu Nan Chang Ben Shu Lu,” (150 Forms of Hunan Librettos),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8.2(June 1998), pp. 111-142.
- National Qing Dynasty History Compilation Committee, *Qing Shi*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Taipei: The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 1961).
- [Qing] Peng Yu-Lin, *Peng Yu Lin Ji* (Collections of Peng Yu Lin),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2008).
- Wu Shan-Zhong, *Wan Qing Ge Lao Hui Yan Jiu* (Study of Ge Lao Hui in Late Qing Dynasty),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Zhao Er-Xun et al., *Qing Shi Gao* (History Documents of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7).